唐語林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方正

狄梁公仁傑為度支員外郎，車駕將幸汾陽宮，仁傑奉使修供頓。并州長史李玄沖以道出妒女祠，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者，必致雷風，欲別開路。仁傑曰：「天子行幸，千乘萬騎，風伯清塵，雨師灑道，何妒女敢害而欲避之？」玄沖遂止，果無他變。上聞之，嘆曰：「可謂真丈夫也。」後為冬官侍郎，充江南安撫使。其風俗，歲時尚淫祀，廟凡一千七百餘所，仁傑並令焚之。有項羽廟，吳人所憚。仁傑先檄書，責其喪失江東八千子弟，而妄受牲牢之薦，然後焚之。

陸少保，字元方，曾於東都賣一小宅。家人將受直矣，買者求見，元方因告其人曰：「此宅子甚好，但無出水處耳。」買者聞之，遽辭不買。子侄以為言，元方曰：「不爾，是欺之也。」

裴光庭累典名藩，皆有異政。玄宗謂宰相曰：「裴光庭性惡惡，如扇驅蚊蚋焉。」

宋璟為廣府都督，玄宗思之，使內臣楊思勗馳驛往追。璟就路，竟不與思勗交一言。思勗以將軍貴幸殿中，訴於玄宗。上嗟嘆良久，拜刑部尚書。

代宗惑釋氏業報輕重之說，政事多托於宰相，而元載專權亂國，事以貨成。及常袞為相，雖賄賂不行，而介僻自專，升降多失其人。或同列進擬稍繁，則謂之「踏伯」。於是京師語曰：「常分別，元好錢。賢者愚，愚者賢。」崔祐甫素公直，因於眾中言曰：「朝廷上下相蒙，善惡同致。清曹峻府，為鼠輩養資，豈所以裨政耶！」由是為持權者所忌。建中初，祐甫執政，中外大悅。

郭尚父在河中，禁無故走馬，犯者死。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，都虞候杖殺之。諸子泣訴虞候縱橫之狀，公叱而遣之。明日，對賓客嘆息數四，以其事告客曰：「不賞父之都虞候，而惜母之阿你兒，非奴才而何？」

中書侍郎張鎬，為河南節度使，鎮陳留。後兼統江淮諸道，將圖進取。中官絡繹。鎬起自布衣，一二年登宰相，正身特立，不為苟媚，閹宦去來，以常禮接之。由是為閹豎所嫉，稱其無經略才，征入，改為荊府長史；未幾，又除洪府長史、江西觀察使。

相裴造為禮部郎中，時宦官魚朝恩用事，稱詔集百僚有所評議，淩轢在位。宰相元載以下，唯唯而已；造抗言酬對，無降屈之色，朝廷壯之。

崔祐甫為中書舍人，時宰相常袞當國，祐甫每見執政問事，未曾屈。舍人岑參掌誥，屢稱疾不入宿直，人雖憚而不敢發，崔獨入見，以舍人移疾既多，有同離局。袞曰：「此子羸病日久，諸賢豈不能容之？」崔曰：「相公若知岑舍人抱疾，本不當遷授。今既居此，安可以疾辭王事乎？」袞默然無以奪也，由是心銜之。及德宗在諒暗中，袞矯制除崔為河南少尹。上覺其事，遽追還之，拜中書侍郎平章事，而袞謫於嶺外。

李惇為淄青節度判官。其使尚衡，弟頗幹政，悖屢言之。衡曰：「兄弟孤遺相長，不忍失意。」悖曰：「君既愛之，當訓以道，何使其縱恣？」衡家又好禱，車輿出入，人吏苦之。惇又進諫，衡不能用。他日，衡對諸客有所問，惇曰：「惇前後獻愚直，大夫不用，今復何問？」衡曰：「吾子好為詆訐。」惇曰：「忠言詆訐，久居何益？請從此辭。」遂趨出。衡怒，不使追之。

裴操者，延齡之子，應鴻辭舉，延齡於吏部候消息。時苗給事及杜黃門同時為吏部知銓，將出門，延齡接見，采偵二侍郎口氣。延齡乃念操賦頭曰：「是沖仙人。」黃門顧苗給事曰：「記有此否？」苗曰：「恰似無。」延齡仰頭大呼曰：「不得，不得！」敕下，果無名操者。劉禹錫曰：「當延齡用事之時，不預實難也。非杜黃門誰能拒之？」

韓太保皐為御史中丞、京兆尹，常有所陳，必於紫宸殿對百寮而請，未嘗詣便殿。上謂之曰：我與卿言，於此不盡，可來延英。訪及大政，多所匡益。或謂皐曰：「自乾元已來，群臣啟事皆詣延英得盡。公何獨於外庭對眾官以陳之？無乃失於慎密乎？」公曰：「御史，天下之平也。摧剛植柔，惟在於公，何故不當人知之？奈何求請便殿，避人竊語，以私國家之法？且肅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，故設延英。後來得對者多私自希寵，幹求相位，奈何以此為望哉？」

高平徐弘毅為知彈侍御史，創置一知班官，令自宣政門檢朝官之失儀者，到臺司舉而罰

焉。有公卿大僚令問之曰：「未到班行之中，何必拾人細事？」弘毅報曰：「為我謝公卿。所以然，不以惡其無禮於其君。」(案：此下有缺文)

代宗時久旱，京兆尹黎幹於朱雀門街造龍，召城中巫覡舞雩。幹與巫覡史起舞，觀者駭笑。經月不雨，幹又請禱於文宣王。上聞之曰：「丘之禱久矣。」命毀土龍，罷祈雨，減膳節用，以聽天命。及是大霈，百官入賀。

李希烈跋扈蔡州。時盧杞為相，奏顏魯公往宣諭，而謂顏曰：「十三丈此行自聖意。」顏曰：「公之先忠烈公面上血，是某舐之。忍以垂死之年餌虎口。」杞聞之，踣焉。盧即是御史中丞奕之子。

裴澥為陝府錄事參軍。李岍公勉除長史充觀察。始至官，屬吏謁訖，令別召裴錄事，與之語。公曰：「少頃有燕，便請隨判官同赴。」凡三召，不至。公怒，明日召澥，讓之曰：「久聞公名，故超禮分相召，何忽而不至？」澥曰：『必也正名』，『各司其局』，古人所守，某敢忘之？中丞自有賓僚，某走吏也，安得同宴？」岍公曰：「吾過矣。」遂請入幕。澥之子充，太常寺太祝，年甚少，時京司書考官之清高者，例得上考。充之同輩皆上中考，充訴於卿長，曰：「此舊例也。」充曰：「奉常職重地高，不同他寺。本設考課，為獎勵，有勞則書，豈系於官秩？若一以官上下為優劣，則卿當上上考，少卿上中考，丞中上考，主簿中考，協律下考，某等當受杖矣。」卿笑且慚，遂特書「上」。澥後累遷同州刺史，所在有能名。充至湖州刺史。

張萬福以父祖力儒不達，因焚書，從軍遼東有功，累官至右散騎常侍致仕。萬福為人慷慨，嫉險佞，雖妻子未嘗敢輒幹。嘗徑造延英門，賀諫官陽城雪陸贄冤，時人稱之。仕宦七十年，未嘗病一日。雖不識字，為九郡，皆有惠愛。

順宗寢疾，韋執誼、王叔文等竊弄權柄。憲宗在東宮，執誼懼之，遂令給事中陸質侍讀，潛伺上意，因解之。及質發言，上曰：「陛下令先生與寡人講讀，何得言他？」惶懼而出。

李相國忠公，貞元十九年為饒州刺史。先是郡城已連失四牧，故府廢者七稔。公蒞任後，命啟鑰而居之。郡吏以有怪堅請，公曰：「神好正直，守直則神避；妖不勝德，失德則妖興。居之在人。」

李忠公之為相也，政事堂有會食之床。吏人相傳，移之則宰臣當罷。不遷者五十年。公曰：「朝夕論道之所，豈可使朽蠹之物穢而不除？俗言拘忌，何足聽也！以此獲免，余之願焉。敢徹而焚之。」其下鏟去聚壤十四畚，議者稱焉。

裴先德垍在中書。有故人，官亦不卑，自遠而至，垍給恤甚厚，從容款狎。乘間求京府判司，垍曰：「公誠佳士也，但此官與公不相當，不敢以故人之私，而隳朝廷綱紀。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，不妨卻得。」其執守如此。

柳元公初拜京兆尹，將趕上，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，公於市中杖殺之。及因入對，憲宗正色詰專殺之狀。公曰：「京兆尹，天下取則之地。臣初受陛下獎擢，軍中偏裨躍馬沖過，此乃輕陛下典法，不獨試臣。臣知杖無禮之人，不知打神策軍將。」上曰：「卿何不奏？」公曰：「臣只合決，不合奏。」曰：「既死，合是何人奏？」公曰：「在街中，本街使金吾將軍奏；若在坊內，則左右巡使奏。」上乃止。

柳公綽善張正甫。柳之子仲郢嘗遇張於途，去蓋下馬而拜，張卻之，不從。他日，張言於公綽曰：「壽郎相逢，其禮太過。」柳作色不應。久之，張去，柳謂客曰：「張尚書與公綽往還，欲使兒子街市騎馬沖公綽耶？」張聞，深謝之。壽郎，仲郢小字也。公綽為西川從事，嘗納一姬，同院知之，或征其出妓者。公綽曰：「士有一妻一妾，以主中饋，備灑掃。公綽買妾，非妓也。」

張正甫為河南尹，裴中令伐淮西，置宴府西亭。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，張正色曰：「相公此行何為也？何記得河南府解頭！」中令有慚色。

韓愈病將卒，召群僧曰：「吾不藥，今將病死矣。汝詳視吾手足支體，無誑人云『韓愈癩死』也。」

文宗時，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襲父帥潞，少年明俊，自謂河朔近無倫比。及入朝，公卿輻湊其門。廣納金帛於權幸，名譽甚著。求帶平章事，人多許之，而憚宰相李固言，欲觀其意。遇休假，謁於私第，遂言其情。固言曰：「僕射先君以天平功書於簡冊，及鎮上黨，近二十年，但聚斂貨財，雄壯軍旅，不發一卒戍邊，未嘗修朝覲之禮。及即世後，僕射從三軍之情，擅領戎務，坐邀爵秩。朝廷以僕射先君勛績，不絕賞延，當領偏師，輸忠滄景，遂不行典憲，將何以上報國恩？既不能效田承嗣、張茂昭、王承元，攜家赴闕，永保祿位，則請邊陲一鎮，拓境復疆，朝廷豈不以衮職命賞？區區求之，一何容易！

」從諫矍然失色，再拜趨出。從諫厚結幸臣，竟加同平章事。宰相餞於郵亭，李公曰：「相公少年，勉報國恩，幸保家，勿殃後嗣。」從諫以笏叩額下淚。至鎮，謂將校曰：「昨者朝覲，遍觀德望，唯李公峻直貞明，凜凜可懼，真社稷之臣也！」

唐尚書特，太和六年，尉渭南，為京兆府試進士官。杜丞相悰時為京兆尹，將托親知間等第(原註：時重十人內為等第)，召公從容，兼命茶酒。及語舉人，則趨而下階，俯伏不對。杜公竟不敢言而止。是年上等內近三十餘人，數年內皆及第，無缺落者，前後莫比。

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，至開成，已入翰林。因寓直，忽中夜有內使宣召，引入數重門，至一處，堂宇華復，簾幕重蔽，見二中尉對燭而坐，謂慎由曰：「上不豫已來已數日，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，今奉太后中旨，有命學士草廢立令。」慎由大驚曰：「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，兄弟甥侄僅三百人，一旦聞此覆族之言，實不敢承命！況聖上高明之德，覆於八荒，豈可輕議？」二中尉默然，無以為對。良久，啟後戶，引慎由至一小殿，見文宗坐於殿上，二人趨階而數文宗過惡，上惟俛首。又曰：「不為此拗木枕錯失，不合更在坐矣。」仍戒慎由曰：「事泄，即汝也。」於是二中尉自執炬送慎由出殿門，復令中使送至院。拗木枕者，俗談強項也。慎由尋以疾出翰林，遂金縢其事，付其子垂休，遂切於剿絕宦官者由此。

李相石在中書，京兆尹薛元賞謁石於私第。故事：百僚將至宰相宅，前驅不復呵。元賞下馬，石未之知，方在廳，若與人訴競者。元賞問焉，云：「軍中軍將。」元賞排闥進，曰：「相公，朝廷大臣，天子所委註。撫蠻夷，和陰陽，安百姓，葉眾心，無敢乖謬；升絀賢不肖，賞功罰罪，皆公之職。安有軍中一將，而敢如此哉！夫貴賤失序，綱紀之紊，常必由之。苟朝廷如此，猶望相公整頓頹壞，豈有出自相公者！」即疾趨而去，顧左右曰：「無禮軍將，可擒於馬下橋祗候。」元賞比至，則袒臂跽之矣。中尉仇士良有威權，其輩已有訴之者，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：「中尉奉屈大尹。」元賞不答，即命杖殺之。士良大怒，元賞乃白衣請見士良，士良出曰：「敢必杖殺軍中大將，可乎？」元賞即具言無禮狀，且曰：「宰相，大臣也；中尉，大臣也。彼既可無禮於此，此獨不可以無禮於彼乎！國家之法，中尉所宜保守，一旦壞之可惜。某已白衫，惟中尉命。」士良以其理直，命左右取酒飲之而罷。

李石從子庾，少擢進士第，石之力也。累拜監察御史，分司東都。崔相鉉鎮淮南，到洛累日不拜塋，庾封其節，將奏之，時人稱焉。

武宗數幸教坊作樂，優倡雜進。酒酣，作技諧謔，如民間宴席，上甚悅。諫官奏疏，乃不復出。遂召優倡入，敕內人習之。宦者請令揚州選擇妓女，詔揚州監軍取解酒令妓女十人進入。監軍得詔，詣節度使杜悰，請同於管內選擇。悰曰：「監軍自承旨。悰不奉詔書，不可擅預椒房事。」監軍怒，奏之，宦者請並下驚，上曰：「不可。藩方取妓女入宮掖，非禹、湯所為，斯極細事，豈宜詔大臣。杜悰累朝舊德，深得大體，真宰相也！」及悰入相，中謝，上曰：「昨詔淮南監軍選擇酒令妓女，欲因行幸，舉酒為歡樂耳。音聲使奏，偶然下命。朕德化未被，而色荒外聞，賴卿不徇苟且；不然，天下將獻納取悅，朕何由得知？報卿忠讜，命卿作相，內懷自賀，如得魏徵。」

懿安郭太后既崩，禮院檢討王皡請祔景陵，配饗憲宗廟，宣宗大怒。宰相白敏中召皡，詰其事。皡曰：「郭太后是憲宗元妃，汾陽王孫，迨事順宗為婦。憲宗崩，事出曖昧，母天下五朝，不可以疑似之事，黜合配之禮。」敏中怒甚，皡聲色益壯。宰相將會食，周墀立敏中廳門以候，敏中語墀：「正為一書生惱亂，但乞先之。」墀就敏中問其事，皡益不屈。墀以手加皡額，賞其正直。翌日，皡貶句容縣令，墀亦免相。大中十三年秋八月，上崩，令狐綯為山陵禮儀使，奏皡為判官。皡又論懿安合配享憲宗，始升祔焉。

韋澳為京兆尹，豪右斂手。鄭光，宣宗舅，莊租不納。澳系其主者，期以五日，不足，必抵法。太后為言之。上延英問澳，曰：「今日納租足！放否？」澳曰：「尚在限內，來日即不得矣！」澳既出，上連召之，曰：「國舅莊租今日納足，放主者否？」噢曰：「必放。」上白太后曰：「韋澳不可犯，且與送錢納卻。」頃刻而租足。(案：此事已見《政事門》，文有異同，今並存之)

李景讓、夏侯孜立朝有風采。景讓為御史大夫，視事之日，以侍御史孫玉汝、監察御史盧柏王覿不稱職，請移他官。孜為右丞，以職方郎中裴誠、虞部郎中韓瞻無聲績，詼諧取容，誠改太子中允，瞻為鳳州刺史。

李景讓為御史大夫，宰相宅有看街樓，皆封泥之，懼其劾奏也。然終以強毅為眾所忌。故事：除大夫百日內，他人拜相，謂之辱臺。景讓未旬，蔣相伸先拜，景讓除西川節度。不逾年，致仕歸東都。

崔瑤知貢舉，以貴要自恃，不畏外議。榜出，率皆權豪子弟。其弟兄見之，輒曰：「勿觀察吾眼。」

劉允章祖伯芻，父寬夫，皆有重名。允章少孤自立，以臧否為己任。及掌貢舉，尤惡朋黨。初，進士有「十哲」之號，皆通連中官，郭纁、羅虬皆其徒也。每歲，有司無不為其幹撓，根蒂牢固，堅不可破。都尉於琮，方以恩澤主鹽鐵，為纁極力，允章不應，纁竟不就試。比考帖，虬居其間，允章誦其濤，有「簾外桃花曬熟紅」，不知『熟紅』何用？虬已具在去留中，對曰：「詩云『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；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』侍郎得不思之？」頃之唱落，眾莫不失色。及出榜，惑於浮說，予奪不能塞時望。允章自鄂渚分司東都，其制，中書舍人孔晦之辭。弟紓為諫官，乃允章門生，率同年送於坡下。紓猶欲前行，允章正色曰：「請違公不去。」故事：門生無答拜者，允章於是答拜，同行皆愕然。

懿宗迎佛骨，自鳳翔至內，禮儀盛於郊祀。中出一道，夾以連索，不得輒有犯者。車馬相接，綵以組繡，緣路迎拜，數十里不絕。天子親幸安福樓，以錦彩成橋，骨至，即降樓禮訖，然後迎入禁中，置於安國寺。宰相以下，施財不可勝計。百姓競為浮圖，以至失業。明年，懿宗崩，京兆尹薛逢毀之無遺。

封侍郎知舉，首訪能賦人。盧駢詣羅邵輿云：「主司愛賦十九官。」羅曰：「主司安邑住，邵輿居宣平，彼處愛賦，無由得知。」

鄭少尹師薰知舉，放榜日，畢令到宅謝恩。至蕭相公知舉。放榜日，並無人及門，時論稱之。主司放榜日，於貢院見門生，惟廣南鄭尚書及楊侍郎。禮部故事：每年主司中場多作風采，鄭詹尹知舉第一，李侍郎藩知舉落人極多。唯許下杜相公帖日，每去一人，必籲嗟移時。

太宗得鷂子俊異，私自臂之，望見魏公，乃藏於懷。公知之，遂前白事，因話自古帝王逸豫，微以為諷。上惜鷂子恐死，而又素嚴憚徵，欲盡其言。徵語愈久，鷂竟死懷中。

貞觀中，西域獻胡僧，咒術能生死人。太宗令於飛騎中選卒之壯勇者試之，如言而死，如言而蘇。帝以告宗正卿傅奕，奕曰：「此邪法也。臣聞邪不幹正，若使咒臣，必不能行。」帝召僧咒奕，奕對之，初無所覺。須臾，胡僧忽然自倒，若為物所擊者，更不復蘇。

王義方，時人比之稷、契。鄭公每云：「王生太直。」高宗朝，李義府引為御史。李以

定冊立武后勛，恃寵任勢，王惡而彈之，坐是見貶，坎坷以至於終。

徐大理有功，每見武后將殺人，必據法廷爭。嘗與武后反復，詞色愈厲，後大怒，令拽出斬之，猶回顧曰：「身雖死，法終不可改。」至市，臨刑得免，除為庶人。如是再三，終不挫折。朝廷倚賴，至今猶憶之。其子預選，有司皆曰：「徐公之子，安可拘以常調乎？」

狄內史仁傑，始為江南安撫使，以周赧王、項羽、吳夫概王、春申君、趙佗、馬援、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，有害於人，悉除之，惟夏禹、吳太伯、季劄、伍子胥四廟存焉。(案：此事已見本門首條。文有詳略，今並存之)

李日知為大理丞，武后方肆戮，胡元禮承旨，欲陷人死刑，令日知改斷，再三不從。元禮使人謂李曰：「胡元禮在，此人莫覓活。」李謂使者曰：「日知在，此人莫覓死。」竟免之。

高祖即位，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，禮部尚書李綱進諫曰：「臣按周禮：均工樂胥，不參士伍，雖復才如子野，妙等師曠，皆終身繼代，不改其業。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，乃解朝衣，露體而擊之，問其故，對曰：『不敢以先王法服，為伶人衣也。』雖齊高緯封曹妙達為王，安馬駒為開府，有國家者但為殷鑒。天下新定，開太平之運，起義功臣；行賞未遍；高才碩學，猶滯草萊，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，鳴玉曳組，趨馳廟廊，固非創業規模，貽厥子孫之道。」高祖竟不能從。

周興、來俊臣羅織衣冠，朝野懼懾。御史大夫李嗣真上疏諫曰：「臣聞曲逆之事漢祖，謀疏楚之君臣，乃用黃金七千斤，行反間之術，項羽果疑臣下，陳平之計遂行。今告事紛紜，虛多實少，如當有凶慝，焉知不先謀疏陛下君臣，後除國家良善？臣恐為社稷之禍。伏乞陛下回思遷慮，察臣狂瞽，然後退就鼎鑊，實無所恨。臣得沒為忠鬼，孰與存為諂人。如羅織之徒，即是疏間之漸，陳平反間，其遠乎哉！」遂為俊臣所構，放於嶺表。俊臣死，征還，途次桂陽而終，贈濟州刺史。中宗朝，追復本官。

武三思得幸於中宮，京兆人韋月將等不堪憤激，上書告白其事。中宗惑之，命斬月將。黃門侍郎宋璟執奏，請按而後刑。中宗愈怒，不及整衣履，岸巾出側門，迎謂璟曰：「朕以為斬矣，何以緩之？」命促斬。璟曰：「人言中宮私於三思，陛下竟不問而斬之，臣恐有竊議。」固請按而後刑。中宗大怒，璟曰：「請先斬臣，不然終不奉詔。」乃流

月將於嶺南，尋使人殺之。

睿宗朝，太平公主用事。柳渾以斜封官復舊職，上疏諫曰：「陛下即位之初，納姚、宋之計，咸黜斜封。今以斜封之人不忍棄，是先帝之意不可違。若斜封之人不忍棄，是韋月將、燕欽融之流不可褒贈，李多祚、鄭克乂之徒不可清雪。陛下何不能忍於此而忍於彼？使善惡不定，反覆相攻，致令君子之道消，小人之道長，為正者銜冤，附偽者得志，將何以止奸邪？將何以懲風俗耶？」睿宗遂從之，因而擢渾拜監察御史。(原註：《太平御覽》曰：「柳渾拜監察御史，臺中執法之地，動限儀矩。渾性放曠，不甚檢束。察長拘謹，忿其疏縱，渾不樂，乞外任。執政惜其才，特奏為左補闕。」)

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，出為同州刺史。遂良復職，黜仁約為清水令。或慰勉之，仁約對曰：「仆狂鄙之性，假以雄權，而觸物便發。丈夫當正色之地，必明目張膽然，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。」時武候將軍田仁會與侍御史張仁祎不協而誣奏之。高宗臨軒問仁祎，仁祎惶懼，應對失次。仁約歷階進曰：「臣與仁祎連曹，頗知事由。仁祎懦而不能自理。若仁會眩惑聖聽，致仁祎非常之罪，則臣事陛下不盡，臣之恨矣。請專對其狀。」詞辯縱橫，高宗深納之，乃釋仁祎。仁約在憲司，於王公卿相未嘗行拜禮，人或勸之，答曰：「雕鶚鷹鸇，豈眾禽之偶！奈何設拜以卑之！且耳目之官，固當獨立耳。」後為左丞，奏曰：「陛下為官擇人，無其人則闕。今不惜美錦，令臣制之，此陛下知臣之深矣。」振舉綱目，朝廷肅然。

李義府恃恩放縱，婦人淳於氏有容色，坐系大理，乃托大理丞畢正義曲斷出之。或有告之者，詔劉仁軌鞫之。義府懼泄，系正義於獄。侍御史王義方將彈之，告其母曰：「奸臣當路，懷祿而曠官，不忠；老母在堂，犯難以危身，不孝。進退惶惑，不知所從。」母曰：「吾聞王母殺身以成子之義。汝若事君盡忠，立名千載，吾死不恨焉。」義方乃備法冠，橫玉階彈之。先叱義府令下，三叱乃出，然後跪宣彈文云云。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，言辭不遜，貶葉州司戶。秩滿，於昌樂聚徒教授。母亡，遂不復仕進。總章二年卒。撰《筆海》十卷。門人何彥先、員半千制師服三年，畢喪而去。

李昭德在則天朝，時諛佞者必擢用，有人於洛水中獲白石，有數點赤，詣闕請進。宰臣詰之，其人曰：「此石赤心，所以進。」昭德叱之曰：「洛水石豈盡反耶？」左右皆大笑。昭德建立東都羅城及尚書省洛水中橋，人不知役而功成就。除數凶人，獄遂罷。以持正廷諍，為皇甫文所構，(案：《唐書．李昭德傳》：昭德為邱愔、鄧汪所構，與此異)與來俊臣同日棄市。國人歡慼相半，哀昭德而快俊臣也。

魏元忠以摧辱二張，反為所構，雲結少年為耐久朋。則天大怒，下獄勘之，易之以張說為證。召大臣，令元忠與易之、說等定是非，說氣逼不應。元忠懼，謂說曰：「張說與易之共羅織魏元忠耶？」說叱曰：「魏元忠為宰相，而有委巷『羅織』之言，豈大臣所謂！」則天又令說言元忠不軌狀，說曰：「臣不聞也。」易之遽曰：「張說與元忠同逆。」則天問其故，易之曰：「說往時謂元忠居伊、周之地，臣以伊尹放太甲，周公攝成王之位，此其狀也。」說奏曰：「易之、昌宗大無知，所言伊、周徒聞其語耳，不知伊、周之本末。元忠初加拜命，授紫綬，臣以郎官拜賀。元忠曰：『無尺寸之功，而居重任，不勝畏懼。』臣曰：『公當伊、周之任，何愧三品？』然伊、周歷代書為忠臣，陛下遣臣不學伊、周，使臣將何所學？」說又曰：「易之以臣宗室，故托為黨。然附易之，有臺輔之望；附元忠，有族滅之勢。臣不敢面欺，亦懼元忠冤魂耳。」遂焚香為誓。元忠免死，流放嶺南。

張易之、昌宗貴寵用事，有潛相者言其當王，險薄者多附會之。長安中，右衛西街有榜云：「易之兄弟、長孫汲、裴安立等謀反。」宋璟時為御史中丞，奏請窮理其狀。則天曰：「易之已有奏聞，不可加罪。」璟曰：「易之為飛書所逼，窮而自陳。且謀反大逆，法無容免。請勒就臺勘當，以明國法。易之等久蒙驅使，分外承恩，臣言發禍從，即入鼎鑊，然義激於心，雖死不恨。」則天不悅。內史楊再思遽宣王命，左拾遺李邕歷階而進曰：「宋璟所爭，事為國家社稷，望陛下可其所奏。」則天意始解。乃傳命，令易之就獄推問。斯須，特敕原之，仍遣易之、昌宗就璟辭謝。拒而不見，令使者謂之曰：「公事當公言之。私見即私，法無私也。」璟謂左右：「恨不先打豎子腦破，而令混亂國經，吾負此恨久矣！」時朝列呼易之、昌宗為「五郎」、「六郎」，鄭杲曰：「公何稱易之為卿？」璟曰：「鄭杲何庸之甚！若以官秩，正當卿號；若以親，當為『張五郎』、『六郎』矣。足下非張氏家僮，號五郎、六郎，何也？」杲大慚而退。

宋璟。則天朝，以頻論得失不能容，而憚其公正，乃止敕璟往揚州推按。奏曰：「臣以不才，叨居憲府，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，今非意差臣，不識其所謂，請不奉制。」無何，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。璟復奏曰：「御史中丞，非軍國大事不當出。且仲翔所犯贓汙耳，今高品有侍御史，卑品有監察御史，今敕臣，恐陛下有危臣之意，請不奉制。」月餘，優詔令副李嶠使蜀，嶠喜，召璟曰：「叨奉渥恩，與公同謝。」璟曰：「恩制示禮數，不以禮遣璟，璟不當行，謹不謝。」乃上言曰：「以臣副嶠，何也？恐乖朝廷故事，請不奉制。」易之等冀璟出使，當別以事誅之。既不果，伺璟家有婚禮，將刺殺之。有密以告者，璟乘車舍於他所，乃免。易之尋伏誅。

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，累遷內史，後以贓罪流於嶺南死。楚客無他材能，附會武三思，神龍中為中書舍人。時西突厥阿史那與忠節不和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，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，請發兵以討西突厥，不納元振之奏。突厥大怒，舉兵入寇，甚為邊患。監察御史崔琬劾楚客等，中宗不從，遽令與琬和解。俄而韋氏敗，楚客等咸誅。

文宗謂宰臣曰：「太宗得魏徵，采拾闕遺，弼成聖政；今我得魏暮，於疑似之間，必極匡諫，雖不敢望貞觀之政，庶幾處無過之地。」令授暮右補闕，敕舍人善為詞。又問暮曰：「卿家有何圖書？」暮曰：「家書悉無，惟有文貞公笏在。」文宗令進來。鄭覃在側曰：「在人不在笏。」文宗曰：「卿渾未曉。但甘棠之義，非要笏也。」

崔顥有美名，李邕常欲一見。及顥至獻文，其首云：「十五嫁王昌。」邕叱起曰：「小子無禮。」遂不接。

肅宗以王鴉為相，尚鬼神之事，分遣女巫遍禱山川。有巫者少年盛服，乘傳而行，中使隨之，所至誅求金帛，積載於後，與惡少十數輩橫行州縣。至黃州，左震為刺史，晨至驛門，扃戶不啟。震命壞鎖而入，曳巫斬階下，惡少皆死。籍其緡鉅萬，金寶堆積，悉列上曰：「臣已斬巫。請以所籍錢，代臣貧民輸稅，其中使送上，臣請死。」朝廷慰獎之。

李汧公勉罷嶺南節度，至石門停舟，悉搜家人犀象投水中。

德宗在東宮，雅好楊崖州字，嘗令打《李楷洛碑》，釘壁以玩。及即位，徵拜。炎有崖谷，言論持正，對見必為之加敬，歲余不倦。及後以劉晏事，上不懌，盧杞揣知上意，因傾之。

許孟容為給事中，宦者有以權幸相誘者，拒絕之。雖不大拜，亦不為患。

韋相貫之為右丞，僧廣宣造門曰：「竊知閣下不久拜相。」貫之叱曰：「安得此言。」命草奏，僧惶恐而出。

朝廷每降使新羅，其國必以金寶厚為之贈，唯李納判官一無所受，深為同輩所嫉。

雅量

狄梁公與婁師德同為相，狄公排斥師德非一日，則天問狄公曰：「朕大用卿，卿知所自乎？」對曰：「臣以文章直道進身，非碌碌因人成事。」則天久之曰：「朕比不知卿，卿之遭遇，實師德之力。」因命左右取筐篋，得十許通薦表，以賜梁公。梁公閱之，恐懼引咎，則天不責。出於外曰：「吾不意為婁公所涵，而婁公未嘗有矜色。」

唐公臨性寬仁多恕，嘗欲吊喪，令家僮歸取白衫，僮仆誤持余衣，懼未敢進。臨察之，謂曰：「今日氣逆，不宜哀泣，向取白衫且止之。」又令煮藥，不精，潛覺其故，又謂曰：「今日陰晦，不宜服藥，可棄之。」終不揚其過失。

裴度在中書，印忽亡失，度命張筵，舉座不曉其故。夜半宴酣，左右曰：「印復得。」度不答，極歡而罷。或問其故，度曰：「此蓋諸胥盜印書券耳。緩之則存，急之則投諸水火。」人服其臨事不撓。

陽道州城未嘗有所蓄積，雖所服用不可闕者，客稱某物可佳可愛，公輒喜授之。有陳蓁者，候其始請月俸，常往稱其錢帛之美，月有獲焉。

韓皐為京兆尹。時久旱祈雨，縣官讀祝文，專心記公家諱，及稱官銜畢，誤呼先相之名，皐但慘然，因命重讀，亦不加責。在夏口，嘗病小瘡，令醫傅膏不濡，公問之，醫云：「天寒膏硬。」公笑曰：「韓皐實是硬。」初皐自貶所量移錢塘，與李錡不協。後皐在鄂州，錡夢萬歲樓上掛冰，因自解曰：「冰者，寒也；樓者，高也。豈韓皐來代我乎？」意甚惡之，果移鎮浙右。

文宗對翰林諸學士，因論前代文章，裴舍人素數稱陳拾遺名，柳舍人璟目之，裴不覺。上顧柳曰：「陳字伯玉，近亦多以字行。」

裴晉公為門下侍郎，過吏部選人官，謂同過給事中曰：「吾徒僥悻至多；此輩優一資半級，何足問也？」一皆註定，未曾退量。公不信術數，不好服食，每語人曰：「雞豬魚蒜，逢著則吃；生老病死，時至則行。」其宏達皆此類。

文宗將有事南郊，祀前，本司進相撲人。上曰：「方清齊，豈合觀此事？」左右曰：「

舊例也，已在外祗候。」上曰：「此應是要賞物，可向外相撲了。」即與賞令去。又嘗觀鬥雞，優人稱嘆大好雞，上曰：「雞好，便賜汝。」

文宗時入閣，郎官有誤窺者。上覺之，班退，語宰相曰：「適省郎班內第某人，忽斜盼視朕，何也？」裴度對曰：「省郎卑微，安得如此！」欲與打著。上曰：「此小事，不打了。」

靖安李少師宗閔，不以威重自處，好與賓客飲宴談笑。善飲酒。暑月臨池，以荷為杯，滿酌酒，密系持近口，以筋刺之而飲，不盡再舉。既散，有人言：「昨飲大歡也。」李曰：「今日言歡，明前日之不歡。自今好惡，一不得言。」

夏侯孜在舉場，有王生者，有時名，遇孜下第，偕遊京西，鳳翔節度使館之，從事有宴召焉。酒酣，以骰子祝曰：「二秀才明年但得第，當擲堂印。」王生自負，怒曰：「吾誠淺薄，與夏侯孜同年乎？」不悅而去。孜後及第，累官至宰相，王生竟無所聞。孜在河中，王生之子不知有隙，偶獲孜與其父生平書疏數紙，持以謁孜。孜問其所欲，一以予之，因召諸從事，語其事。

鄭公嘗拜掃還，白太宗：「人言陛下欲幸山南，在外悉裝束，而竟不行，何有此消息？」帝笑曰：「當時有心，畏卿等嗔，遂停耳。」

盧尚書承慶，總章初考內外官。有督運，遭風失米，盧考之曰：「監運損糧，考中下。」其人容自若，無言而退。盧重其雅量，改註曰：「非力所及，考中中。」既無喜容，亦無愧詞，又改曰：「寵辱不驚，考中上。」

李昭德為內史，婁師德為納言，相隨入朝。婁體肥行緩，李屢顧待不即至，乃發怒曰：「叵耐殺人田舍漢！」婁聞之，徐笑曰：「師德不是田舍漢，更阿誰是？」師德弟為岱州刺史，將別，謂之曰：「吾以不才，位居宰相，汝今又拜州牧，叨據過分，人所疾也，將何以全先人髮膚？」弟長跪曰：「自今唾某面上者，亦不敢言，但拭之而已。以此自勉，庶不為兄憂。」師德曰：「此適以為我憂也。夫前人唾者，發於怒也，汝今拭之，是惡前人唾而拭，是逆前人怒也。唾不拭而自乾，何若笑而受之？」當武后時，竟保其寵祿，率是道也。

皇甫德參上書，言：「陛下修洛陽宮，是勞人也；收地租，厚斂也；俗尚高髻，是宮中

所化也。」太宗怒曰：「此人欲使國家不收一租，不役一人，宮人無發，乃稱其意！」魏徵進曰：「賈誼當漢文帝之時，上書曰：『可痛哭者三，可長嘆者五。』自古上書，率為激切。不激切，則不能動人主之心；激切，則似謗訕。所謂『狂夫之言，聖人擇焉』。惟在陛下裁察。今苟責之，則於後誰敢言？」乃賜絹二十匹，命歸。

陸堯公為同州刺史，有家僮不下馬；參軍責之，鞭其背見血。因謁曰：「小吏犯公，請去。」堯公頷之曰：「奴見官人不下馬，打了，去也得，不去也得。」參軍不測而退。（原註：當曰：「不下馬，打也得，不打也得。官人打了，去也得，不去也得。」）

袁傪之破袁晁，擒其偽公卿數十人，州縣大具拳梏，謂必生致闕下。傪曰：「此惡百姓，何足以煩人。」乃笞之，遣去。

韋丹少在洛陽，嘗至中橋，見數百人喧集水濱，乃漁者網得大黿，系之橋柱。丹不忍，問曰：「幾錢可贖？」曰：「五千。」丹曰：「吾驢直三千，可乎？」於是與之，放黿於水，徒步而歸。

任迪簡為天德判官。軍中宴，後至當飲觥酒，吏誤以醋酌。迪簡以軍使李景略令酷，發之則死矣，乃強飲之，遂病吐血。軍中聞之皆泣下，景略為之省刑。及景略卒，軍中請以為主。自衛佐拜御史中丞，為觀軍使，終易定節度使。

裴相垍嘗應宏詞，崔樞考之不第。及為相，擢之為禮部侍郎，笑曰：「此報德也。」樞惶恐欲墜階，又笑曰：「戲言也。」

長慶初，趙相為太常卿，贊郊廟之禮。時罷相二十餘年，年七十六，眾服其健。右常侍郎孝奕笑曰：「是仆為東府試官所送進士也。」

元載之敗，其女資敬寺尼真一，納於掖庭。德宗即位，召至別殿，告其父死。真一自投於地，左右皆叱。德宗曰：「焉有聞親之喪，責其哭踴？」遂扶出，眾皆隕涕。

識鑒

貞觀二十年，王師旦為員外郎，冀州進士張昌齡、王公瑾並有文辭，聲振京邑。師旦考其策為下等，舉朝不知所以。及奏等第，太宗怪問無昌齡等名，師旦對曰：「此輩誠有

詞華，然其體輕薄，文章浮艷，必不成令器。臣擢之，恐後生仿效，有變陛下風俗。」上深然之。後昌齡為長安尉，坐贓解，而公瑾亦無所成。

中宗嘗召宰相蘇瑰、李嶠子進見。二子同年。上曰：「爾宜記所通書言之。」瑰子頲應曰：「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諫則聖。」嶠子亡其名，亦進曰：「斲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。」上曰：「蘇瑰有子，李嶠無兒。」

張守珪，陜州平陵人也。自幽州入覲，過本縣，見令李元，申桑梓之禮。見陜尉李桎梏裴冕，冕呼：「張公！困厄中豈能相救？」至靈寶，便奏充判官。(案：《唐書・裴冕傳》：冕以王珪奏充判官，非張守珪，與此異)冕後至宰輔。

代宗寬厚出於天性。幼時，玄宗每坐於前，熟視之，謂武惠妃曰：「此兒有異相，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。」

西涼州俗好音樂，制《涼州》新曲，開元中列上獻之。上顧問寧王，王進曰：「此曲雖佳，臣有聞焉：夫音者，始之於宮，散之於商，成之於角、征、羽，莫不根柢橐籥於宮、商也。宮雜而少商，征亂而加暴。臣聞：宮，君也；商，臣也。宮不勝則君勢卑，商有餘則臣下僭。君卑則畏下，臣僭則犯上。蓋形之於音律，播之於歌詠，見之於人事。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，悖亂之患，莫不由此曲也。」上聞之，默然。及安祿山之亂，華夏鼎沸，所以知寧王知音之妙也。

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。韓公嘗洗足，韓公足下有黑子，祿山竊窺之。韓公顧而笑曰：「黑子是吾之貴相，汝何窺之？」祿山曰：「賤人不幸，兩足皆有，亦似將軍者，色黑而加大。」公奇之，約為義兒，深加慰勉。

王琚為太常卿。早起，聞永興里人吹笛，問：「是太常樂人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已後因閱樂而撻之。問曰：「何得罪？」曰：「臥吹笛。」又見康昆侖彈琵琶，云：「琵聲多，琶聲少，亦未可彈五十四絲大弦也。」自下而上謂之琵，自上而下謂之琶。

裴寬尚書罷郡，西歸汴中，日晚維舟，見一人坐樹下，衣服故敝。召與語，大奇之，謂「君才識自當富貴，何貧也？」舉船錢帛奴婢與之，客亦不讓。語訖上船，奴婢偃蹇者鞭撲之，裴公益以為奇，其人乃張建封也。

杜丞相鴻漸，世號知人。見馬燧、李抱真、盧杞、陸贄、張宏靖、李藩，皆云「並為將相」，既而盡然。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，曰：「必為宰相。」貴人多知人也如此。

潘炎，德宗時為翰林學士，恩渥極異。其妻劉氏，晏之女也。京尹某有故，伺候累日不得見，乃遺閽者三百縑。夫人知之，謂潘曰：「豈有人臣，京尹願一見，遺奴三百縑帛？其危可知也！」遽勸潘公避位。子孟陽，初為戶部侍郎，夫人憂惕曰：「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，吾懼禍之必至也。」戶部解諭再三，乃曰：「試會爾同列，吾觀之。」因遍招深熟者。客至，夫人垂簾視之。既罷會，喜曰：「皆爾之儔也，不足憂矣。末後慘綠少年，何人也？」答曰：「補闕杜黃裳。」夫人曰：「此人自別，是有名卿相。」

韋獻公夏卿有知人之鑒，人不知也。因退朝，於街中逢再從弟執誼，從弟渠牟、丹，三人皆二十四，並為郎官。簇馬久之，獻公曰：「今日逢三二十四郎，輒欲題目之。」語執誼曰：「汝必為宰相，善保其末耳。」語渠牟曰：「弟當別奉主上恩，而連貴公卿。」語丹曰：「三命中，弟最長遠，而位極旄鉞。」由是竟如其言。

韋獻公夏卿不經方鎮，唯嘗於東都留守辟吏八人，而路公隨、皇甫崖州轄皆為宰相，張尚書賈、段給事平仲、衛大夫中行、李常侍翺、李諫議景儉、李湖南詞皆至顯官，亦知名矣。

李相絳，先人為襄州督郵，方赴舉，求鄉薦。時樊司空澤為節度使，張常侍正甫為判官，主鄉薦。張公知丞相有前途，啟司空曰：「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，請只送一人，請眾人之資以奉之。」欣然允諾。又薦丞相弟為同舍郎。不十年而李公登庸，感司空之恩，以司空之子宗易為朝官。人問宗易之文於丞相，答曰：「蓋代。」時人用以「蓋代」為口實，相見論文，必曰：「莫是樊三蓋代否？」後丞相之為戶部侍郎也，常侍為本司郎中，因會，把詩侍郎唱歌，李終不唱而哂之，滿席大噱。

韓太保皐深曉音律，嘗觀客彈琴為《止息》，乃嘆曰：「妙哉，嵇生之音也！為是曲也，其當魏、晉之際乎？」《止息》與《廣陵散》，同出而異名也。其音主商，商為秋聲，天將肅殺，草木搖落，其歲之晏乎？此所以知魏之季慢也。其商弦與宮同，時臣奪其君之位乎？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。『廣陵』，維揚也；『散』者，流亡之謂也。『楊』者，武后之姓，言楊後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者也。晉難興，終『止息』於此。其音哀憤而噍殺，操者蹙而慴痛，永嘉之亂，其應此乎？叔夜撰此，將貽後代之知音，且避晉禍，托之神鬼，史氏非知味者，安得不傳其謬歟？」

吳興僧晝一，字皎然，工律詩。嘗謁韋蘇州，恐詩體不合，乃於舟抒思，作古體十數篇為獻。韋皆不稱賞，晝一極失望；明日寫其舊制獻之，韋吟諷，大加嘆賞。因語晝一云：「幾致失聲名。何不但以所工見投，而猥希老夫之意？人各有所得，非卒能致。」晝一服其能鑒。

駱浚者，度支司書手也。嘗健羨一雜事典，題詩一絕於柏樹曰：「幹聳一條青玉直，葉鋪千疊綠雲低；爭如燕雀偏巢此，卻是鵷鸞不得棲。」會度支使巡諸司，見此題，問左右，云：「浚所為也。」召與語，可聽。曰：「錢穀粗曉，詞氣不卑，言語古壯，人品亦佳。」翌日，以語巡官李吉甫，遂擢為度支巡官。浚請兼巡覆官。自以微賤，不敢廁士大夫之列。月餘，九門內勾出數十萬貫；數月，關右、蒲、潼、京西、京北、三輔勾四百萬，佐大門，卻河陰斗門，曹、汴、宿、宋，無水潦之患。後典名郡，有令名。於春明門外築臺榭，食客皆名人。盧申州題詩云：「地甃如拳石，溪橫似葉舟。」即駱氏池館也。

裴晉公為相，布衣交友、受恩子弟，報恩獎引不暫忘。大臣中有重德寡言者，忽曰：「某與一二人皆受知裴公。白衣時，約他日顯達，彼此引重。某仕宦所得已多，然晉公有異於初，不以輔佐相許。」晉公聞之，笑曰：「實負初心。」乃問人曰：「曾見靈芝、珊瑚否？」曰：「此皆希世之寶。」又曰：「曾遊山水否？曰「名山數遊，唯廬山瀑布狀如天漢，天下無之。」晉公曰：「圖畫尚可悅目，何況親觀？然靈芝、珊瑚，為瑞為寶可矣，用於廣廈，須杞、梓、樟、楠；瀑布可以圖畫，而無濟於人，若以溉良田，激碾硙，其功莫若長河之水。某公德行文學、器度標準，為大臣儀表，望之可敬；然長厚有餘，心無機術。傷於畏怯，剝割多疑。前古人民質樸，征賦未分，地不過數千里，官不過一百員。內無權悻，外絕奸詐。畫地為獄，人不敢逃；以赭染衣，人不敢犯。雖已列郡建國，侯伯分理；當時國之大者，不及今之一縣，易為匡濟。今天子設官一萬八千，列郡三百五十，四十六連帥，八十萬甲兵。禮樂文物，軒裳士流，盛於前古。材非王佐，安敢許人！」

相國牛僧孺，或言仙客之後，居宛、葉之間。少孤貧，力學有誌。永貞中擢進士第，與同輩過政事堂，宰相謂曰：「掃廳奉候。」僧孺獨出曰：「不敢。」眾聳異之。元和初，登制科，歷省郎至丞相。大中初卒。後白敏中入相，乃奏，謚曰「簡」。

李玨，字待價，趙郡贊皇人。早孤，居淮南，養母以孝聞。舉明經，華州刺史李絳見而

謂之曰：「日角珠庭，非常人也，當掇進士科。明經碌碌，非子發跡之地。」一舉不第。應進士舉，許孟容為禮部，擢上第。釋褐，署烏重胤河陽府推官，書判高等，授渭南縣尉，遷右拾遺，左遷下邽縣令。丁母憂，廬居三年，不入室。免喪，諸侯交辟，皆不就。牛僧孺在武昌，掌書記，歸御史府。韋處厚秉政，稱曰：「清廟之器，豈擊搏才乎？」擢拜禮部員外郎，改吏部員外。李宗閔為相，擢知制誥，改司勛員外郎，庫部郎中，文宗召充翰林學士。玨風格端肅，屬詞敏贍，恩傾一時。累遷戶部侍郎承旨，天子屢欲以為相。鄭註以方術為侍講學士，李訓自流人入內廷，玨未嘗私焉。訓、註交譖，貶江州刺史。訓誅，徵為戶部侍郎，與楊嗣復同日拜相。上雖切於求理，終優遊不斷。同列陳夷行、鄭覃請經術孤立者進用，玨與嗣復論地胄詞彩者居先，每延英議政，多異同，卒無成效，但寄之頰舌而已。文宗將崩，以敬宗子陳王成美為托。武宗立，事由兩軍，貶昭州刺史。宣宗即位，累遷河陽三城節度，吏部尚書。崔鄲薨，又拜檢校左僕射、淮南節度使。三載，薨，謚貞穆。

李廓為武寧軍節度使，不治，右補闕鄭魯上疏曰：「臣恐新麥未登，徐師必亂。乞速命良將，救此一方。」宣宗未之省。麥熟而徐師果亂，上感悟魯言，擢為起居舍人。

懿宗晚年政出群下。路巖年少固位，一旦失勢，當路皆仇隙，中外沸騰，所指未必實也。初，巖為淮南崔鉉度支使，除監察，十年不出京師，致位宰相。鉉謂巖必貴，嘗曰：「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！」自監察入翰林，鉉猶在淮南，聞曰：「路十如今便入翰林，何能至老？」皆如言。

突厥平，溫僕射彥博請遷於朔方，以實空虛之地，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。魏鄭公以為夷不亂華，非久常之策。爭論數年不決。至開元中，六胡反叛，其地復空。

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，君集言於帝曰：「李靖將反矣！至微隱之術，輒不以示臣。」帝以讓靖，靖曰：「此乃君集反爾！今中夏乂安，臣之所教，足以制四夷矣，而求盡臣之術者，將有他心焉。」

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，張率更叩其一，曰：「是晉某歲所造也。是歲余月，造磬者法月，數有十三，今闕其一。宜於黃鐘九尺掘之，必得焉。」敕州求之，如言而得。

鄭公見《秦王破陣樂》，則俯而不視；奏《慶善樂》，則玩而不厭。

貞觀中，有婆羅門僧言「佛齒所擊，前無堅物」，於是士女奔湊，其處如市。時傅奕方病臥，聞之，謂子曰：「非是佛齒也。吾聞金剛石至堅，物莫能敵，唯羚羊角破之。汝但取試焉。」胡僧監護甚嚴，固求，良久乃得見。出角叩之，應手而碎，觀者乃止。今理珠者用此角。

閻立本善畫。至荊州，視張僧繇舊跡，曰：「定虛得名耳。」明日又往，曰：「猶是近代佳手耳。」明日又往，曰：「名下無虛士。」坐臥觀之，留宿其下，一日不能去。

高宗時，群蠻聚為寇，討之輒不利，乃除徐敬業為刺史。府發卒迎，敬業盡放令還，單騎至府。賊聞新刺史至，皆繕理以待。敬業一無所問，處他事已畢，方曰：「賊安在？」曰：「在南岸。」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之，莫不駭愕。賊所持兵覘望，及見船中無人，又無兵仗，更閉營隱藏。敬業直入其營內，告云：「國家知汝等為貪吏所害，非有他惡。可悉歸田里，無去為賊。」唯召其帥，責以不早降之意，各笞數十而遣之，境內肅然。其祖英公壯其膽略，曰：「吾不辦此，然破我家者必此兒！」英公既薨，高宗思平遼勛，令制其冢，象高麗中三山，猶霍去病之祁連山。後敬業舉兵，武后令掘平之。大霧三日不解，乃止。

張沛為同州，任正名為錄事，劉幽求為朝邑尉。沛常呼二公為任大、劉大，若交友。玄宗誅韋氏，沛兄殿中監涉見誅，並合誅沛。沛將出就刑，正名時謁告在家，聞之，遽出曰：「朝廷初有大艱，同州，京之左輔，奈何單使至，害其州將？請以死守之。」於是勸令覆奏，送沛於獄，曰：「正名若死，使君可憂；不然，無慮也。」時劉幽求方立元勛，用事居中，竟脫沛於難。

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，大理蔣欽緒即其妹婿，送之曰：「以足下之才，不憂不見用，無為非分妄求。」至忠不納。蔣退而嘆曰：「九代之卿族，一舉而滅，可哀也哉！」至忠既至，拜中書令，歲余敗。

高公駢鎮蜀日，因巡邊，至資中郡，舍於刺史衙。對郡山頂有開元寺，是夜黃昏，僧眾禮佛，其聲喧達。公命軍候悉擒械之，來朝笞背斥逐。召將吏而謂之曰：「僧徒禮念，亦無罪過，但此寺十年後，當有禿丁數千為亂，以是厭之。」其后土人皆髡執兵，號「大髡」、「小髡」，據寺為寨淩脅州將，果葉高公之言。

張九齡，開元中為中書令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，送戮於京師。九齡

批曰：「穰苴出軍，必誅莊賈；孫武行法，亦斬宮嬪。守珪軍令若行，祿山不宜免死。」及到中書，張九齡與語久之，因奏戮之，以絕後患。玄宗曰：「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，殺害忠良。」更加官爵，放歸本道。至德初，玄宗在成都，思九齡先覺，制贈司徒，遣使就韶州致祭。

李相夷簡未登第時，為鄭縣丞。涇軍之亂，有使走驢東去甚急，夷簡入白刺史曰：「京城有故，此使必非朝命，請執問。」果朱泚使滔者。

德宗自復京闕，常恐生事，方鎮有兵，必姑息之。唯渾瑊奏事，不過，輒私喜曰：「上不疑我。」

順宗風噤不言，太子未立，牛美人有異志。上乃召學士鄭絪於小殿，草立太子詔。執筆不請而書「立嫡以長」四字，跪呈。順宗然之，乃定。

賞譽

貞觀中，蜀人李義府八歲，號神童。至京師，太宗在上林苑便對，有得烏者，上賜義府。義府登時進詩曰：「日裏揚朝彩，琴中伴夜啼；上林多許樹，不借一枝棲。」上笑曰：「朕以全樹借汝。」後相高宗。

玄宗燕諸學士於便殿，顧謂李白曰：「朕與天後任人如何？」白曰：「天後任人，如小兒市瓜，不擇香味，唯取其肥大者。陛下任人，如淘沙取金，剖石采玉，皆得其精粹。」上大笑。

德宗每年征四方學術直言極諫之士，至者萃於闕下，上親自考試，絕請托之路。是時文學相高，當途者咸以推賢進善為意。上試制科於宣德殿，或下等者，即以筆抹之至尾。其稱旨者，必吟誦嗟嘆；翊日，遍示宰相學士，曰：「此皆朕之門生。」公卿無不服上精鑒。宏詞獨孤授吏部試《放馴象賦》，上自考之，稱其句曰：「化之式孚，則必受乎來獻；物或違性，斯用感於至仁。」上特書第三等。先是代宗時外方進馴象三十二，上即位，悉令放荊山之南。而授獻賦不傷於顧忌，上賞其知去就。

白居易應舉，初至京，以詩謁顧著作況。況睹姓名，熟視曰：「米價方貴，居亦不易。」及披卷，首篇曰：「咸陽原上草，一歲一枯榮；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」乃嗟賞曰：

「道得個語，居即易也。」因為之延譽，聲名遂振。

李賀以歌詩謁韓愈，愈時為國子博士分司，送客歸，極困。門人呈卷，解帶，旋讀之。首篇《雁門太守行》云：「黑雲壓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鱗開。」卻緩帶，命迎之。

廣平程子齊昔範，未舉進士日，著《程子中暮》，韓文公稱嘆之。及赴舉，幹主司曰：「程昔範不合在諸生之下。」當時不第，人以為屈。庾尚書承宣知貢舉，程始登第，以試正字從事涇原軍。李逢吉在相位，見其書，特薦，拜右拾遺，竟因逢吉湮厄而沒。其立身貞苦，能清談樂善，士多附之。與堂舅李信州虞相善，又交裴夷直，皆士林之望也。

元稹在鄂州，周復為從事。稹嘗賦詩，命院中屬和。周簪笏見稹曰：「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，謬獲一第，其實詩賦皆不能。」稹曰：「遽以實告，賢於能詩者。」

劉侍郎三復，初為金壇尉，李衛公鎮浙西，三復代草表云：「山名北固，長懷戀闕之心；地接東溟，卻羨朝宗之路。」衛公嘉嘆，遂辟為賓佐。時杭州有蕭協律悅，善畫竹，家酷貧，白居易典郡，嘗敘云：「悅之竹舉世無倫，頗自秘重，有終歲求其一竿一枝不得者。」又遺之歌曰：「余杭邑客多羈貧，其中甚者蕭與殷，天寒身上猶衣葛，日高甑中未掃塵。」悅年老多病，有一女未適。他日，病且亟，謂其女曰：「吾聞長史劉從事，非有通家之舊，復無舉薦之力。欻自(案：此下原闕一字)眾為賢侯幕府，必有足觀者。今知未婚，吾雖未識，當以書托汝。」三復覽其書，數日未決。會夜夢有黃衣使，致槁一束於其門。翊日，言於衛公，公曰：「槁，蕭也。此固定矣。」三復遂成婚。

白敏中在郎署，未有知者，雖李衛公器之，多所延譽，然而無資用以奉僚友。衛公遺錢十萬，俾為酒肴，會省閣諸公宴。已有日。時秋霖涉旬日，賀拔恭員外求官未得，將欲出京，來別。恭與敏中同年。主閽者告以方候朝官，繆以他適對。恭駐車留書，敘羈遊之困。敏中得書，嘆曰：「士窮達當有時命，苟以僥悻取容，未足發吾身。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，而遺登第故人？」遂令召恭先宴。既而朝客來，聞與恭宴，眾人咸去。他日，見衛公。問來者誰，敏中具對：「以留恭，負於推引。」衛公亦稱云：「此事真古人所為。」恭自後以評事先拜，而敏中以庫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，未逾三年，為丞相。

大中末，諫官獻疏，請賜白居易謚。上曰：「何不讀《醉吟先生墓表》？」卒不賜謚。弟敏中在相位，奏立神道碑，使李商隱為之。

宣宗舅鄭僕射光，鎮河中。封其妾為夫人，不受，表曰：「白屋同愁，已失鳳鳴之侶；朱門自樂，難容烏合之人。」上大喜，問左右曰：「誰教阿舅作此好語？」對曰：「光多任一判官田詢者掌書記。」上曰：「表語尤佳，便好與翰林一官。」論者以為不由進士，又寒士，無引援，遂止。

光德劉相宗望舉進士，朔望謁鄭太師從讜。閽者呈刺，裴侍郎瓚後至，先入從容，乃召劉秀才。劉相告以主司在前，不敢升坐。隅拜於副階上，鄭公降而揖焉。鄭公佇立，目送之，久方回。乃謂瓚曰：「大好及第舉人。」瓚唯唯，明年為門生。

令狐滈、弟澄，皆好文。自楚及澄，三世掌誥命，有稱科場中。

令狐滈以父為丞相，未得進。滈出訪鄭侍郎，道遇大尹，投國學避之。遇廣文生吳畦，從容久之。畦袖卷呈滈，由是出入滈家。滈薦畦於鄭公，遂先滈一年及第，後至郡守。

懿宗嘗行經延資庫，見廣廈錢帛山積，問左右：「誰為庫？」侍臣對曰：「宰相李德裕，以天下每歲度支備用之余，盡實於此。自是以來，邊庭有急，支備無乏。」上曰：「今何在？」曰：「頃坐吳湘貶崖州。」上曰：「有如此功，微罪豈合誅譴！」由是劉鄴進表雪冤，遂許加贈。

劉仁表，劉允章門生。初，允章知舉，仁表與李都善，即訪之，而謂都曰：「儀之某為朝廷委任，何以見裨，少塞責乎？」都欲薦其所知者，允章迎謂之曰：「謂不言牛、孔，安得歲歲須人？」先是牛、孔數家，憑勢力，每歲主司為其所制，故允章亦云，適中都所欲言者。都曰：「蘊中錯也，願其往之。」(案：此句文義難明，疑有脫誤)以與允章雅熟，都納焉，即孔紓也。復授允章以文一軸，發之且大半，曰：「此可以與否？」允章佳賞，比及卷首，乃仁表也。允章鄙其輕薄而辭之。都曰：「公是遭罹者，奈何復聽讒言乎？」於是皆許之。仁表後為華州趙驚幕，嘗飲酒，驚命歐陽琳作錄事，酒不中者罰之。仁表酒不能滿飲，琳罰之，仁表曰：「鄂渚尚書解取錄事，不解放門生。」時允章鎮江夏，仁表皆自謂也。

畢相諴家素賤。李中丞者，有諸院兄弟與諴熟。諴至李氏子書室中，諸子賦詩，諴亦為之。頃者李至，觀諸子詩，又見諴所作，稱其美。諴初亦避之，李問曰：「此誰作也？」諸子不敢隱，乃曰：「某叔，頃來畢諴秀才作也。」諴遂出見。既而李呼左右責曰：「何令馬入池中，踐浮萍皆聚，蘆荻斜倒？」怒甚，左右莫敢對。諴曰：「萍聚只因今日

浪，荻斜都為夜來風。」李大悅，遂留為客。

劉仁軌為左僕射，戴至德為右僕射，人皆多劉而鄙戴。有老父陳牒，至德方欲下筆，老父問左右：「此是劉僕射否？」曰：「是戴。」因急就曰：「此是不解事僕射，卻將牒來。」至德突令授之。戴在職無異跡，當朝似不能言者。及薨，高宗嘆曰：「自吾喪至德，無復聞讜言。在時，事有不是者，未嘗放過。」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，閱而流涕，朝廷始重之。

相國劉公贍，其先人諱景，本連州人，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箋劄。因題商山驛側泉石，司徒奇之，勉以進修，俾前驛換麻衣，執贄見之禮。後解薦，擢進士第，歷臺省。贍孤貧有藝，雖登科第，不預急流。任大理評事日，饘粥不給，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飧，留所業文數軸，置在僧幾上。致仕劉賓客遊寺，見此文卷，甚奇之，憐其貧窶，厚有濟恤。又知其連州人，朝無引援，謂僧曰：「某雖閑廢，能為此人致宰相。」爾後授河中少尹，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。一旦有命征人，蒲尹張筵而餞之。輕薄客呼相國為「尹公」曰：「歸朝作何官職？」相國對曰：「得路即作宰相。」此郎官大笑之，在席亦有異言者。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，相次入翰林，以至拜相。

鄭愚尚書，廣州人。雄才奧學，擢進士第，揚歷清顯，聲稱烜然，而性本好華，以錦為半臂。崔魏公鉉鎮荊南，鄭除廣南節制經過，魏公以常禮延遇。鄭舉進士時，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。此日於客次換麻衣，先贄所業。魏公覽其卷首，尋已賞嘆至三四，不覺曰：「真銷得錦半臂也。」又以魏公故相，合具軍儀廷參，不得已而受之。魏公曰：「文武之道，備見之矣。」其欽服形於辭色也。或曰：「鄭公因醉眠，左右見一白豬。」蓋杜征南蛇吐之類。郭曖尚升平公主，盛集文士，即席賦詩，公主帷而觀之。李端中宴詩成云：「薰香荀令偏憐少，傅粉何郎不解愁。」眾稱妙絕，或謂夙篳，端曰：「願試一吟。」錢起云：「請以起姓為韻。」復云：「新開金埒教調馬，舊賜銅山許鑄錢。」曖出名馬金帛為贈。是席，端為首；送王相鎮幽朔，韓翃為首；送劉相巡江淮，錢起為首。

獨孤郁，權相子婿也，歷掌內外制，有美名。憲宗嘆曰：「我女婿不如德輿。」

孔葵為華州刺史，奏江淮進海味，道路擾人，並其類十數條。後上不記其名，問裴晉公，亦不能對，久之方省。乃拜葵嶺南節度，有異政。南中士人死於流竄者，子女悉為嫁娶之。

呂元膺為鄂嶽都團練使，夜登城，女墻已鎖，守者曰：「軍法：夜不可開。」乃告言中丞自登，守者又曰：「夜中不辯是非，雖中丞亦不可。」元膺乃歸。明日，擢為重職。

品藻

姚梁公與崔監司在中書。梁公有子喪，在假旬日，政事委積，處置皆不得。言於玄宗，玄宗曰：「朕以天下事本付姚崇，以卿坐鎮雅俗。」及梁公出，頃刻間決遣盡畢。時齊平陽為舍人，在旁見之。梁公自以為能，頗有得色，乃問平陽曰：「余之為相，比何等人？」齊未及對。梁公曰：「何如管、晏？」曰：「不可比管、晏。管、晏作法，雖不及後，猶及其身。相公前入相，所立法令施未竟，悉更之，以此不及。」梁公曰：「然則竟如何？」曰：「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。」梁公投筆曰：「救時之相，豈易得乎？」時齊平陽善知今事，高仲舒善知古事。姚作相，凡質疑問難，皆此二人，因嘆曰：「欲知古事，問高仲舒；欲知今事，問齊澣，即無敗政矣。」

玄宗西幸，駕及古界，靈武遞至，房琯新除丞相。玄宗於馬上看除目，顧左右，謂裴士淹曰：「亦不是滅賊手。」士淹低語曰：「請陛下勿復言。」上色少愧。

玄宗西幸，嘗郁郁不悅，多與裴士淹並馬語。語及平日之事，時亦解顏。上曰：「李林甫之材不多得。」士淹曰：「誠如聖旨，近實無儔。」上曰：「但以妒賢嫉能，以此至敗。」士淹曰：「陛下既知，何故久任之？豈唯身敗，兼亦誤國。計今日之事，林甫所啟也。」上愀然不樂。

喬彝京兆府解試，時有二試官。彝日午叩門，試官令引入，則已醺醉。視題，曰《幽蘭賦》，不肯作，曰：「兩人相對作得此題，速改之。」乃改為《渥窪馬賦》。奮筆斯須而就，其辭甚工。便欲首送。京兆尹曰：「喬彝崢嶸甚，以解副薦之。」

尚書白舍人初到錢塘，令訪牡丹。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得此花，始栽植於庭，欄圍甚密，他亦未知有也。時春景方深，惠澄設油幕覆其上。牡丹自東越分而種之也，會稽徐凝自富春來，未識白公，先題詩曰：「此花南地知誰種，慚愧僧門用意栽；海燕解憐頻睥睨，胡蜂未識更徘徊。虛生芍藥徒勞妒，羞殺玫瑰不敢開；唯有數苞紅萼在，含芳只待舍人來。」白尋到寺看花，乃命徐生同醉而歸。時張祜榜舟而至，甚若疏誕，然張、徐二生，未之習稔，各希首薦焉。中舍曰：「二君論文，若廉、白之鬥鼠穴，較勝負於一戰也。」遂試《長劍倚天賦》、《余霞散成綺》詩。既解送，以凝為先，祜其次耳。

張祜詩有「地勢遙尊嶽，河流側讓關。」多士以陳後主「日月光天德，山河壯帝居」比，徒有前名矣。祜題《金山寺》詩曰：樹影中流見，鐘聲兩岸聞」，雖綦毋潛云「塔影掛青漢，鐘聲扣白雲」，此二句未為佳也。祜又有《觀獵》四句及《宮詞》，白公曰：「張三作獵詩以擬王右丞，予則未敢優劣也。」王維詩曰：「風勁角弓鳴，將軍獵渭城；草枯鷹眼疾，雪盡馬蹄輕。忽過新豐市，還歸細柳營。回看落雁處，千里暮雲平。」張祜詩曰：「晚出禁城東，分圍淺草中；紅旗開向日，白馬驟臨風。背手抽金鏃，翻身控角弓，萬人齊指處，一雁落寒空。」白公又以《宮詞》四句之中皆偶對，何足奇乎？不如徐生云：「今古常如白練飛，一條界破青山色。」徐凝賦曰：「譙周室裏，定遊、夏於邱、虔；馬守帷中，分《易》、《禮》於盧、鄭。如我明公薦拔，豈惟偏黨乎？」張祜亦曰：「《虞韶》九奏，非瑞馬之至音；荊玉三投，佇良工之必鑒。且洪鐘《韶》擊，瓦缶雷鳴；榮辱紲繩，復何定分！」祜遂行歌而邁，凝亦鼓枻而歸。自是二生終身偃仰，不隨鄉試矣。先是李補闕林宗、杜殿中牧，與白公輦下較文，具言元白體舛雜，而為清苦者見嗤，因茲有恨也。白為河南尹，李為河陽令，道上相遇，尹乃乘馬，令則肩輿，似乖趨事之禮。嘗謂樂天為「囁嚅公」，聞者皆笑，樂天之名稍減。白曰：「李直木(原註：林宗字也)吾之猢子也，其鋒不可當。」後杜舍人之守秋浦，與張生為詩文交，酷愛祜《宮詞》，亦知錢塘之歲，自有是非之論，懷不平之色，為詩二首以高之，曰：「誰人得似張公子，千首詩輕萬戶侯。」又云：「如何故國三千里，虛唱歌辭滿六宮。」

升平裴相兄弟三人，俱有盛名。世謂俅不如休。休好釋氏，善隸書，所在寺額多書之。

隋吏部侍郎高孝基主選，見梁公房玄齡、蔡公杜如晦，愕然降階，與之抗禮。延入內廳，食甚恭，曰：「二賢當為王霸佐命，位極人臣，然杜年壽稍減於房耳。願以子孫相托。」貞觀初，杜薨於左僕射，房位至司徒，秉政二十餘年。

太宗稱虞監：博聞、德行、書翰、詞藻、忠直，一人而已，而兼是五善。

貞元中，楊氏、穆氏兄弟人物才名不相遠。或云：「楊氏兄弟賓客皆同；穆氏兄弟賓客皆異。」以此為優劣。

穆氏兄弟四人：贊、賞、質、員。時人謂：贊俗而有格，為「酪」；質美而多文為「酥」；員為「醍醐」，言粹而少用；賞為「乳腐」，言最為凡固也。

德宗晚年絕嗜欲，尤工詩，臣下莫及。每御製奉和而退，笑曰：「排公在。」

杜太保在淮南，進崔叔清詩百篇，上謂使者曰：「此惡詩，焉用進？」時人呼為「準敕惡詩」。

盧肇、黃頗，同遊李衛公門下。王起再知貢舉，訪二人之能。或曰：「盧有文學，黃能詩。」起遂以盧為狀頭，黃第三人。

規箴

太宗常幸洛陽，頗見可欲，多治隋氏舊宮，或縱畋遊。魏徵驟諫，上忻然罷，曰：「非公，無此語。」

肅宗五月五日抱小公主，顧山人李唐曰：「念之，勿怪。」唐曰：「太上皇亦應思陛下。」肅宗泣涕。是時張氏已用事，不由己矣。

陽城為諫議大夫，德宗欲用裴延齡為相，城曰：「白麻若出，我必裂之而死。」德宗以為難，竟不相延齡。

國子監諸生猥雜，陽城為司業，以道德訓諭，有違親三年者，勉歸覲。

自天寶九年，置廣文館，至元和中，堂宇虛構，材木堆積，主者或盜用之。

憲宗固英睿。初即位，得杜邠公贊導；及其成功，多邠公力也。

每大朝會，監察御史押班，不足，則使下御史因朝奏者攝之。

諫院以章疏之故，憂患略同。臺中則務苛禮，省中多事，旨趣不一。故言：「遺、補相惜，御史相憎，郎官相輕。」

於司空因韋太尉《奉聖樂》，亦撰《順聖樂》以進，每宴，必使奏之。其曲將半，綴皆伏，而一人舞於中央。慕容韋緩笑曰：「何用窮兵獨舞？」雖笑談詼諧，亦有為也。頗又令女妓為佾舞，壯妙，號孫武《順聖樂》。

夙慧

上官昭容者，侍郎儀之孫也。儀之得罪，婦鄭氏填宮，遺腹生昭容。其母將誕之夕，夢人與秤曰：「持之秤量天下文士。」鄭氏冀其男也，及生昭容，視之，云：「秤量天下，豈是汝耶？」口中啞啞如應曰：「是。」

玄宗善八分書，將命相，皆先以御劄書其名於案上。會太子入侍，上以金甌覆其名以告之，曰：「此宰相名也，汝庸知其誰？即射中，賜若卮酒。」肅宗拜而稱曰：「非崔琳、盧從願乎？」上曰：「然。」因舉甌以示，乃賜卮酒。是時琳與從願皆有宰相望，上倚為相者數矣，竟以宗族蕃盛，附托者眾，不能用之。

蘇瑰初未知廻，常處廻於馬廄中，與庸仆雜行。一日有客詣瑰，候於客次。廻擁篲庭廡間，遺落一文字，客取而視之，乃詠昆侖奴子，詩云：「指如十挺墨，耳似兩張匙，」客異之。良久，瑰出，客淹留言詠，以其詩問瑰「何人，豈非足下宗庶之孽也？」瑰備言其事，客驚訝之，謂瑰加禮收舉，必蘇氏之令子也，瑰稍稍親之。有人獻兔，懸於廊廡之下，乃召廻詠之，曰：「兔子死闌單，將來掛竹竿，試將明鏡照，無異月中看。」瑰讀詩異之。由是學問日新，文章蓋代。及玄宗平內難，旦夕制誥絡繹，無非廻之所出，時稱「小許公」云。

開元初，上留心理道，革去弊訛。不六、七年間，天下大理，河清海晏，物殷俗阜，安西諸國悉平為郡縣。置開遠門，亙地萬餘里。入河湟之賦稅滿右藏；東納河北諸道租庸，充滿左藏。財寶山積，不可勝計。四方豐稔，百姓樂業。戶計一千餘萬，米每鬥三錢。丁壯之夫，不識兵器。路不拾遺，行不賫糧。奇瑞疊委，重譯麕至。人物欣然，咸思登岱告成。上猶惕厲不已，捻讓數四。是時彭城劉晏年八歲，獻《東封書》，上覽而奇之，命宰相出題，就中書試。張說、源乾曜咸相感慰薦。上以晏間生秀妙，引於內殿，縱六宮觀看。楊妃坐於膝上，親為畫眉總髻，宮人投花擲果者甚多。拜為秘書正字。

張說問曰：「居官以來，正字幾何？」晏抗顏對曰：「他字皆正，獨『朋』字未正。」說聞而異之。

燕文正公弟某女婦盧氏，嘗為舅盧公求官，候公下朝而問焉。公不語，但指支床龜而示之。女拜而歸室，告其夫曰：「舅得詹事矣。」

開元中有李幼奇者，以藝幹柳芳，念百韻詩。芳便暗記，題之於壁，謂幼奇曰：「此吾之詩也。」幼奇大驚。徐曰：「相戲耳，此君所念詩也。」因謂幼奇更念他新著文章，一遍皆能記。

開元初，潞州常敬忠十五明經擢第，數年遍通五經，上書自舉，云：「一遍誦千言。」敕赴中書考試，張燕公問曰：「學士能一遍誦千言，十遍誦萬言乎？」對曰：「未曾自試。」燕公遂出書，非人間所見也，謂之曰：「可十遍誦之。」敬忠危坐而讀，每遍畫地為記。讀七遍，起曰：「此已誦得。」燕公曰：「可滿十遍，」敬忠曰：「若十遍，即是十遍誦得。今七遍已得，何要滿十遍？」燕公執本觀覽不暇，而敬忠誦畢不差一字，見者莫不嗟嘆。即日聞奏，命引對，賜彩衣一副，兼賚物。拜東宮衛佐，仍直集賢院，侍講《毛詩》，百餘日中三改，為同輩所嫉，中毒而卒。

天寶中，漢州雒縣尉張陟應一藝，自舉「日試萬言。」須中書考試。陟令善書者二十人，各執筆操紙就席，環庭而坐，俱占題目。身自巡歷，依題口授，言訖即過，周而復始。至午後詩成七千餘字，仍請滿萬。宰相云：「七千可謂多矣，何必須萬？」具以狀聞，敕賜緗帛，拜太公廟丞，直廣文館，時號張萬言。

韋皐鎮西川，進《奉聖樂》曲，兼樂工舞人曲譜到京。於留邸按閱，教坊人潛窺，得先進之。

李衛公幼時，憲宗賞之，坐於前。吉甫每以敏捷誇於同列。武相元衡召之，謂曰：「吾子在家，所嗜何書？」德裕不應。翌日，元衡具告，吉甫歸以責之。德裕曰：「武公身為宰相，不問理國調陰陽，而問所嗜書，其言不當，所以不應。」

宣宗強記默識，宮中廁役之賤及備灑掃者數十百輩，一見輒記其姓字。或將有所指念，必曰：「召某人令措某事。」無一差誤者，宦官宮婢以為神。簿書刑獄卒吏姓名，紛雜交至，經覽多所記憶。

崔大夫涓，玓之子，禮部侍郎淡之兄，俊爽強記。初守杭州，視事數日，召都押衙謂曰：「乍到郡，未能記諸走使，當直將卒凡幾人？」對曰：「直者三百。」乃令紙一幅，大書其姓名貼於胸，每人閱過。自此一閱，至三考，未嘗誤喚一人者。

杭州端午競渡，於錢塘弄潮。先數日，於湖濱列舟舸，結彩為亭檻，東西袤高數丈。其

夕北風，飄泊南岸。涓至湖上，大將懼乏事。涓問：「競舟凡有幾？」令齊往南岸，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小舟，號令齊力鼓棹而引之，倏忽皆至。

崔涓守杭州，湖上飲餞，客有獻木瓜，所未嘗有也。傳以示客，有中使即袖歸，曰：「禁中未曾有，宜進於上。」頃之，解舟而去。郡守懼得罪，不樂，欲撤飲。官妓作酒監者立白守曰：「請郎中盡飲，某度木瓜經宿必委中流也。」守從之。會送中使者還云：「果潰爛，棄之矣。」郡守異其言，召問之，曰：「使者既請進，必函貯以行。初因遞觀，則以手掐之。此物芳脆易損，必不能入獻。」守命有司加給，取香錦面賮之。

華陰楊牢，幼孤，六歲時就學歸，誤入人家，乃父友也。二丈人彈棋次，見楊氏子，戲曰：「爾能為丈人詠此局否？」楊登時叉手詠曰：「魁形下方天頂凸，二十四寸窗中月。」父友驚撫其首，遺以梨栗，曰：「爾後必有文。」年十八，一上中進士第，有詩集六十卷。性狷急，累居幕府，主人同列多不容。同列有固護之者，與詩云：「蝦蟆欲吃月，保護常教圓。」又云：「心明外不察，月向懷中圓。」又云：「羅幃苦不卷，誰道中無人。」其辭多怨恚。其妻亦有誌行。在青州幕，奉使出，得疾，不診脈服藥而殞。

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，乃以餅拭手，帝屢目之。士及佯為不悟，更徐拭而後啗之。

太宗令虞監寫《列女傳》，以裝屏風，未及閱卷，乃暗書之，一字無失。

賈嘉隱年七歲，以神童召見。時長孫太尉無忌、李司空勣於朝堂立語。李戲之曰：「吾所倚何樹？」嘉隱云：「松樹。」李曰：「此槐也，何言松？」嘉隱曰：「以公配木，何得非松。」長孫復問：「吾所倚何樹？」曰：「槐樹。」公曰：「汝不復能矯對耶？」嘉隱曰：「何須矯對，但取其鬼木耳。」李嘆曰：「此小兒獠面，何得如此聰明！」嘉隱應聲曰：「胡頭尚作宰相，獠面何廢聰明。」李狀胡也。

崔相慎由豪爽，廉察浙西，有瓦官寺持《法華經》僧為門徒。或有術士言：「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。」問其妊娠之所在，夫人洎媵妾間皆無所見。相國徐思之，乃召曾侍更衣官妓而示，術士曰：「果在此也。」及載誕日，腋下有文，相次分明，即瓦官僧名，因命小字緇郎。年七歲，尚不食肉。一日，有僧請見，乃掌其頰，謂曰：「既愛官爵，何不食肉？」自此方味葷血，即相國垂休也。

「小子謀餐而已，(案：此上有脫文)此人豈享富貴者乎？」幽求聞之，拂衣而出。盧令

遽下階捉幽求衣，伸謝之，幽求竟去。盧回，謂諸郎官曰：「輕笑劉生，禍從此始。」盧令竟為宗、紀所排，左遷金州司馬。六月，中宗晏駕。十五日酺酒間，裴潍臥於私第，幽求忽來詣潍，直入臥內，戴揖耳帽子，著白襴衫，底著短緋白衫，執潍手曰：「裴三！死生一決。」言訖而去。潍大驚，不測其故，謂其妻曰：「仆竟坐與(案：此下有脫文)非笑此子，恐禍在須臾。」明日(原註：時去清明九十九日)中宗小祥，百官率慰少帝。是日，月華門至辰巳後方開，傳聲曰：「斬決使劉相公出。」衣黃金甲，佩橐鞬，統萬騎，兵士白刃耀日。自宗、紀及前時輕笑者，咸受戮於朝。又喚兵部員外郎裴潍，潍股慄而前。幽求曰：「相識否？」潍答曰：「不識。」劉曰：「幽求與公，俱以本官一例赴中書上任。」其夜凡制誥百餘首，皆幽求作也。自為拜相白麻云：「前朝邑尉劉幽求忠貞貫日，義勇橫秋。首建雄謀，果成大業，可中書舍人，參知機務。賜甲第一區，金銀器皿十床，細婢十人，馬百匹，錦彩千段，仍給鐵券，特恕十死。」翌日，命金州司馬盧齊卿京兆少尹知府事。載柳沖常侍所著《姓系·劉氏卷中》。